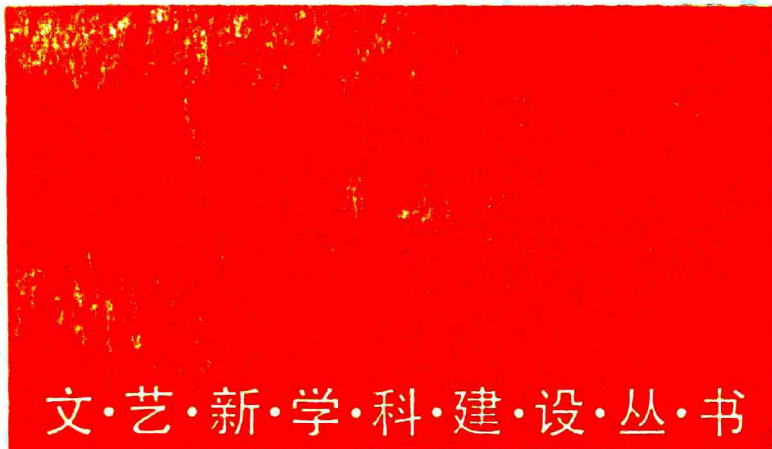


来自语词的世界

(美) 詹姆斯·费兰 著
王继同 后慧敏 吴小平 译



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

一种小说语言的理论

(美) 詹姆斯·费兰 著

王继同 后慧敏 吴小平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04号

来自语词的世界——一种小说语言的理论

詹姆斯·费兰 著

王继同 后慧敏 吴小平译

责任编辑：沈小兰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省巢湖地区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50,000

版次：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663-0/I·591

定价：5.2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在我看来，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论著，它不仅告诉人们某一专题的新颖真理，还教给那些想深入研究的人新的探索方法。在论及就我所知的有关文学作品的文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其它要素和作品质量这些问题上，它堪称绝妙佳作。

——韦恩·C·布思

中译本序

骆寒超

我是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直来比较喜欢从文本分析中寻求作家的意图和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这项工作首先触及到的是个语言的问题。语言在文本中是作为建构艺术世界的手段呢抑或即艺术世界本身？这实在颇令人迷惑。这些年来的文本研究中，有这样一种倾向：把作品的水平纯粹归功于语言，好像行文之美就是艺术世界本身，而对于人物、动作、情节、细节等非语言的因素的注意却颇为淡漠。我个人对这种极端化不敢苟同。不过，如若看不到语言在文学文本中所起的有意味的形式的作用，我也颇不以为然。批评的实践经验使我感到：不同的文本对这二者会有不同的审美侧重面，但最终的衡量尺度应视语言在文本中是否曲尽作家的意图之妙。说真的，我多么希望有这样一部书，能专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这一天总算盼到了。

前些天，王继同同志把这部《来自语词的世界——一种小说语言的理论》的中译本校样放到了我的案头。我断断续续读它，心里很是兴奋；对原著者詹姆斯·费兰，则颇有一种“乐莫乐兮新相知”的亲切感情，昨天给几个研究生授课，给他们分析沈从文的《边城》和肖军的《八月的乡村》时，有个学生私下问我：《边城》的行文如行云流水般的洒脱，玉琢一样的精美，《八月的乡村》却既生涩又多语病，为什么同样极有艺术的魅力？我心里

想：提得恰是时候！就回答她：“到时候读一读《来自语词的世界——一种小说语言的理论》吧！”

是的，我找到了理论的依傍。

这部书译者之一的王继同同志，和我一起浙江大学中文系工作，他在研究生时代的专业是语言学理论；另一译者后慧敏同志则专攻英语语言文学，在杭州大学工作。他俩结成伉俪搬入新居后，和我相邻，很熟悉。还有一位译者吴小平，可惜我至今还未谋面，据说文学功底很深。我常想：人的生活可以各式各样，但肯安于寂寞，勤奋而诚恳地做人做学问，实在至可宝贵，值得供奉。在我和王继同、后慧敏同志的交往中，深为他俩于教学、家务、工作之余埋头著译的精神所感动。他们离开学生时代还不很久，都已做出了不少成绩，出版著作多部，并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一对夫妻是我接触的年轻学人中特富朝气的学术探求者。当我主编《现代诗学》丛刊时，他们译了一篇Oswald Ducrot和Tzvetan Todorov合著的《诗学》，译得很严肃，文笔很流畅，从中还可以看出他们对诗学有相当丰厚的专业知道。为此，我鼓励过他们从语言的角度进入诗学研究的领域。这次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译出了这么一部大书，着实使我惊喜。以他们三个人的知识面翻译这本书，真是再好不过了。因此，当他们希望我能写一篇序时，我接受了，并说：我的确有几句话想说。

那末，想说些什么呢？

我想说：在现代文体诗学的探求中，詹姆斯·费兰和这三位中译者，为我们开垦出了这么一块丰饶的处女地，我们是要感谢的；

我想说：推出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真正的力量是属于年轻人的。

1991年11月30日于浙大求是村

前 言

像许多别的作者一样，我发现自己写好的这本书，并不是我打算写的那本书。开始，我想在这本书中研究散文文体的某些要素——强调、焦点、节奏、平衡以及韵律，结果却探讨了各种文学理论的问题——语言的不确定性，读者反应，作家意图以及批评的多元化。我没有能写出原来的书，因为我觉得必须先写一部理论著作。我认为，更为专门的研究，其价值在于它能够为讨论小说文体提供一种更为确切的办法，因而有助于我们了解小说家在其作品中怎样影响我们的快感的。可是我发现，尽管这样有可能使我们的诸如节奏之类的概念明确化，但在我能够有一种把语句作为更大的语境的一部分来讨论之前，我仍然无法评价任何一个语句节奏的效果。看来，任何一种这样的语境都得包含作家的某种意图。一旦我触及到意图问题，一切就变了。像约瑟芬·迈尔斯 (Josephine Miles)、理查德·奥曼 (Richard Ohmann)、塞缪尔·莱文 (Samuel Levin) 和迈克尔·里法代尔 (Michael Riffaterre) 这样一些重要的文体学批评家的著作，对于我的问题变得不那么直接适用，而在下面的章节中我所检讨的一些文学理论家 (斯坦利·菲什 [Stanley Fish]、戴维·洛奇 [David Lodge]、J·希利斯·米勒 [J.Hillis Miller]、埃尔德·奥尔逊 [Elder Olson] 和翁贝托·埃科 [Umberto Eco]) 的著作变得更为重要。一种只涉及文体的组成要素和从整体上研究作家文体特征的研究方法，被另一种阐明一部作品中某个细节所选用

的某一文体产生某种效果的研究方法所取代，因为后一种方法似乎更适合于评价文体效果对于某部小说的成功的重要性。我确实把一些我最初对文体要素的看法写进了这本书，但它们并没有系统地体现在书中；集中讨论理论性问题以及不同作品中文体的相对重要性问题，需要一种不同的组织结构。

酝酿期间的这一变化，实质上不仅使原来那本书仍然被写出来了，而且还在各种不同的专门领域里开花结果，但它又没有成为哪一专门领域的永久居民。这是一部有关文体的论著，也是对释义学（hermeneutics）的一次探究，对五部小说的一种分析，对理论建设的一个尝试。因此，不同的读者对本书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那些主要对实用文体学感兴趣的人可能会对理论上的讨论不耐烦；而那些主要对理论感兴趣的人可能会发现具体的分析太琐碎。我欢迎那些对理论阐释不感兴趣的读者直接进入实用的批评；如果这些分析的确能激发兴趣的话，那么，我想至少有些人会转向隐藏在這些分析中的论证。我欢迎那些主要对理论感兴趣的读者对实用的分析进行抽样阅读，这些分析有必要详尽一点，因为它们为个别小说的广泛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我希望我的读者对上乘小说和优秀文学作品（应该承认德莱塞〔Dreiser〕的小说例外）的兴趣能够充分诱导他们读完这些分析。不用说，我更大的愿望，或者说是奢望，是所有的读者都想逐字读完这部著作。

像许多别的作者一样，我应该向很多人表示谢意，他们多得很，远非这小小一页纸容纳得下。但是，有几位是必须提出来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文科院的研究委员会同意我一个季度不授课，使我有完成这部书稿。我的同事詹姆斯·巴特斯比（James Battersby）、理查德·芬霍尔特（Richard Finholt）、尼古拉

斯·吉尔德 (Nicholas Guild) 和克里斯琴·察赫尔 (Christian Zacher) 阅读了全部或部分书稿，给予我鼓励，并提出过重要建议。约瑟夫·威廉斯 (Joseph Williams) 帮助我形成了书中许多关于文体的观点，并对初稿的修改提出过有价值的建议。韦恩·布思 (Wayne Booth) 在本书的写作后期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意见和关键性的支持，他提出了导致第六章的内容的问题。已故的谢尔登·萨克 (Sheldon Sacks) 极大地影响了我在书中提出的大部分论证，事实上，是他教会我提出批评性的问题，并推论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他未能活着看到这本书竣稿，为此我深感遗憾 (xi)。然而，他那非凡的智力，惊人的精力，以及无限的慷慨，始终是我的灵感的源泉，令我赞惊不已。最后，我的妻子伊丽莎白·米纳安 (Elizabeth Menaghan) 给予了莫大的帮助，她始终跟我一起切磋、推敲、裁定，为此——以及其它更多的原因——我把此书奉献给她。

詹姆斯·费兰 (James Phelan)

目 录

Vii

中译本序.....	骆寒超 (1)
前言.....	(1)

第一部 理论及其能量..... (1)

1. 文体和文体的理论:
 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3)
2. 揣摩活动和语法的封闭:
 斯坦利·菲什和《专使》的语言..... (17)
3. 文学叙述, “一般叙述”和意图:
 戴维·洛奇和《嘉莉妹妹》的语言..... (76)
4. 语言系统中确定的
 和不确定的价值:
 J·希利斯·米勒
 和《劝导》中的语言..... (132)

第二部 理论的局限性..... (175)

5. 词语的艺术效果
 和作为行动的言语:
 埃尔德·奥尔逊
 和《洛丽塔》的语言..... (177)

	6. 语词世界中的设计和价值:	
	翁贝托·埃科	
	和《威利·马斯特斯的孤独妻子》	
	的语言.....	(211)
Vii	7. 多重问题 多重答案	
	和我们的理论的地位:	
	多元论和小说的语言.....	(255)
	注释.....	(267)
	参考书目.....	(284)
	索引.....	(295)
	译后记.....	(312)

第 一 部

理论及其能量

1 文体和文体的理论： 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3]

—

语言媒介在小说艺术中起什么作用？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考察一下弗拉迪米尔·纳布克夫 (Vladimir Nabokov) 和西奥多·德莱塞 (Theodore Dreiser) 大为不同的语言。

Lolita, light of my life, fire of my loins, my sin,
my sowl. Lo-lee-ta; the tip of the tongue taking a trip
of three steps down the palate to tap, at three, on the
teeth. Lo.lee.Ta.

Lolita, chapter 1

(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性器之火。我的罪孽，
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从上腭往下作三次旅行，轻轻地碰触到下齿，三次。洛。丽。塔。

《洛丽塔》第一章)

The play was one of those drawing room concoctions
in which charmingly overdressed ladies and gentlemen
suffer the pangs of love and jealousy amid gilded
surroundings. Such bon-mots are ever enticing to those

who have all their days longed for such material surroundings and have never had them gratified.

Sister Carrie, Chapter 32

(那是一幕编造出来的表现身着迷人的盛装艳服的太太、小姐和绅士在金碧辉煌的环境中遭受恋爱和嫉妒的痛苦的客厅戏。如此的妙语警句始终诱惑着那些终日渴望这样的物质环境却一直未能让它们得到满足的人们。

《嘉莉妹妹》第三十二章)

这两段原文极为显著地说明，两位文豪作为文体家为何毁誉有别。纳布克夫对心灵中呼唤着洛丽塔的赫伯特·赫伯特的塑造，是一个语言奇才措辞精美的展示：当我们欣赏到赫伯特赞美他心爱的人的名字，解释她对他意味着什么的时候，纳布克夫调动了音位、句法 (syntax) 和语义学 (semantics)，以及声音，意义和词序，向我们的舌头——和大脑——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旅程。纳布克夫这一段文字精巧，抒情优美。

另一方面，德莱塞对嘉莉·米贝和比她涉世更深的朋友万斯太太一起观看百老汇剧目的描写，则是语言庸人文笔拙劣的表现：不仅语言乏味，而且段落意义和节奏被似是而非的连接词，“such bon-mots”（“如此的妙语警句”）（什么妙语警句？）以及最后那个短语中基本的语法错误（“them”没有先行词，德莱塞意指“their longings”）而搅乱。德莱塞这一段文字粗劣，臃肿，笨拙。

- 〔4〕 然而，《洛丽塔》和《嘉莉妹妹》同是成功之作，都赢得了无数读者的赞赏和尊重，在文学史上似乎都肯定有永恒的重要地位。这些事实表明语言和小说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文体 (style) 是成功之作的重要要素，还是偶然给我们的快感增加一点刺激的无关紧要的点缀呢？或许文体对有些小说的成功至关重要，对其它小

说则无关紧要？更具体地说，尽管《嘉莉妹妹》文体拙劣，但还是成功了。这是文体同作品的成功与否无关，还是德莱塞找到了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诀窍呢？《洛丽塔》的成功仅仅是因其文体精美，更卓越的文体会更成功吗？还是说，文体的精美贬抑了作品的其它要素，使它们相形见绌了呢？

为了在各种可能性中作出抉择，我们必须谈谈语言的性质，小说的性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基本问题。小说纯粹是一种词语的艺术吗？文学语言的意译(paraphrase)可能吗？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德莱塞很可能会找到一种使他化拙为巧、变劣成优的方法，而纳布克夫大概也非得他精美的文体不可。有本质上是非语言的，但比语言更重要的，比如人物(character)和行动(action)这类小说的要素吗？一部小说文体的改进对完善小说的程度有一定限度吗？果真如此，那么德莱塞的笨拙也许无关紧要，而纳布克夫的精美则可能多此一举，抑或有损无助。

直到我们能够满意地解释诸如此类的理论问题，我们才能自信地回答关于《洛丽塔》和《嘉莉妹妹》的一些具体问题。但是，一旦我们必须游历一次文学理论这片大多雾霭茫茫的王国，我们的探讨的价值便超越了两部作品的樊篱。如果我们提出足够的正确的问题，如果我们充分严密地探求它们的答案，那么，我们会创立一种允许我们在散文体小说的整个范围内，阐释任何一部作品语言的全面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对开头那个问题的恰当的解答；这一理论也是本书追求的最终目的。

二

倘若有足够的篇幅和时间，让我们分析上百部小说，分析关于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的各家之言，那么，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理论一定很全面。但是我们无法如此从容，我们只能通过很

有限的概括来建立这一理论。所以，只要这一理论符合一些严格的标准，就可以认为它确实是全面的。也就是：它必须来源于关于语言，关于小说以及关于它们之间的大范围的问题；它至少不但必须令人信服地阐明语言在一部一开始似乎就为该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的小说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必须阐明语言在一部好像对该理论提出怀疑的小说中所起的作用；它必须高居于那些设想和假说都可以质疑的各种可供选择的解释模式之上。这些标准尽管严格，但它引导我们去探究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因而实质上是使我们的任务简单化了。

如果我们用同一部小说去检验几种关于语言和小说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我们会发现这些理论相对的长处和局限，但是我们并不能肯定由此产生的理论就真的全面，我们也将无法恰当地检验即使大略地浏览一下《洛丽塔》和《嘉莉妹妹》也会启发我们去探讨的假说：语言在不同的作品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如果我们先大概地框架我们的理论，然后用一种跟它对立的理论来检验它，比较两种理论解释四五部不同小说的文体作用的恰当程度，那么，虽然我们可能得出关于小说语言的某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但是我们仍然不敢自信这些结论建构了一种全面的理论。既然文学中大多数语言理论的差异最终滥觞于他们对语言的不同假说，那么我们就不能无可非议地断定，我们的理论要比建立在未经检验的语言假说之上的第三种或者第四种对立的理论更有能量。简而言之，这种研究方法不允许我们正视关于语言的大范围的问题。

尽管这些方法各有千秋，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杂凑个大拼盘；用四五种不同的理论分析四五部不同的小说，即使不重复，不机械，也会使我们的探讨很不实用。为了符合全面的标准，我们必须选择一组不同的理论和一组不同的小说，然后将它们一对一地搭配起来，让每一部小说都有助于说明一种理论的能量和局限，